

## 苍松古道忆前贤

■王亲贤

北宋崇宁元年(1102)的秋天,大诗人黄庭坚来到了鄂州。在此期间,他与几位好友诗文唱和,其中就有在鄂州做节度推官的朋友陈荣绪。陈推官因公务前往崇阳,途中写下六首诗。黄庭坚虽未次韵相和,却也兴致勃勃地作了六首和诗,其中两首,专门写的是咸宁古驿道上的松树。

在《道中闻松声》里,他笔下的松涛时而如风雨大作,时而像鼓乐齐鸣;晴朗无人的山林间,松声自高远处传来,又仿佛小儿女呢喃细语、市井中人闲聊碎语。此情此景,让人想要抱琴而来,把这天然妙音谱成曲调。而他在《晚发咸宁行松径至芦子》中说,当走在咸宁的松径上,整日沐浴于乔木清荫之中,感受到的是古松高洁清深的风韵。他说这松声仿佛“无弦琴”,不像当时流行的胡乐那样喧闹,却格外清心怡人。

黄庭坚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,他的诗句,无疑为这条路上的松树题写了最美的“广告语”。从此,途经此地的文人墨客,常常会忍不住为它们写下诗篇。

元代诗人傅若金出使越南,走过这里,望着道旁苍松,不仅生出“栋梁须汝在,来往莫相轻”的敬意,还开玩笑说“道边松树疑千岁,便拟寻仙煮茯苓”——好像采下一枚松针就能修仙了。明代官员凌义渠仔细

描摹松树的姿态:疏朗的枝干意态超逸,年轻的松树光泽初绽,而老松更是盘曲皱皮,姿态傲然又俊秀。清代吴寿昌则用“漫山翠色迎眸见,夹路涛声沸耳闻”这样直白的诗句,写出苍松扑入眼帘、松涛涌进耳中的热烈印象。

不过,有人不只看风景,还想到了种树的人。明代官员骆问礼就在诗中感叹:“尽讶清阴好,谁怜种树人?”这个问题,在清代初年似乎有了答案。康熙年间,乔莱赴任广西乡试主考官,路过此地时,听同僚咸宁人郑之谔讲了一个故事:明代有位名叫吴廷举的官员,小时候去武昌考试,在途中迷路中暑,差点没命。于是他发愿:“异日得志,种松荫行人。”意思是将来若有出头之日,定要种树为行人遮荫。后来他果然做了大官,真的在家乡一带驿道旁植下大量松树。

这个故事生动感人,虽未必是全部真相,却可见百姓对善政的铭记。实际上,方志记载吴廷举正德年间在湖广赈灾时,就曾捐资募工,从江夏开始一路植树五百里,“苍翠逼人”,百姓称之为“引路松”。他自己也写诗说“手栽松树渐成林,也有鸟来噪夕阴”,欣喜之情跃然纸上。

有意思的是,因为松树太多、年代太久,后人还把植树的美名附会到了另一位

名臣——熊廷弼身上。可见老百姓心中,谁为他们做了好事,他们就念谁的好。

当然,植树百里不是一人、一时之功。方志里提到,嘉靖年间咸宁知县萧立业离任时就说:“我在咸宁,自问无愧,只是种这些引路松,实在辛苦百姓了。”可见这是多方接力、官民共举的成果。直到乾隆年间,学者钱大昕路过时,还看到松树上编号挂牌、专人管理,山间新松成片,一望无际。他忍不住将小山命名为“万松冈”,写诗纪念。

更没想到的是,驿道植树还带动了当地的“苗木产业”。乾隆时有人发现,咸宁、蒲圻一带的山民,竟以种松为生。他们懂得“根要深深树要疏”的技艺,靠卖松苗、斫枯枝换钱谋生,成了专业的“种松人”。

明清时期,“古道苍松”成为淦川八景之一。回顾这条松荫古道,自黄庭坚题咏,至吴廷举植松,再历经代官民守护,它已不仅是自然风景,更成为一份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可惜的是,随着近代交通变迁,古道多为铁路所取代,苍松也多被砍伐。那些涛声与翠色,终于渐渐隐入文字,成为一方记忆。

今人读诗遐想,或许也会盼望:若能在某段残存古道上,再见松影复苏、重荫漫道,该是多美的景象啊。

■程应来

变迁,动荡而终会回归平静。随年龄慢慢增长,我渐渐让自己的棋局少了厮杀,多了淡定。常常俯视自己这盘曾百般纠结的残棋,以尽人力、听天命慰藉自己。人生苦短,何必疲于征战,寝食难安。随年龄渐大,生活给予的空间渐小,但内心的海域却可以日渐深邃宽广。在自己的轨迹里总是觉得无比重要,不能或缺,可前几日出差,背上一个装好必备物品的挎包,所有离不开的事情都暂且搁置,说走也就走了,缺了我,原来的轨迹还是正常运转,这才发现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,人间再值得,也离得开放得下,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解脱。

于是在漫漫的人生路上,逐渐学会不用看沙场的眼光看人生的棋局,学习用玩游戏的眼光看棋局,倒也生出人生的怡然之趣。围棋大师吴清源曾经说过:“胜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,胜固欣然败亦喜。”他和谐相依,方成棋局”的观点早已使他超脱物外,人棋合一,这才成为棋坛佳话。人生是一场修行,吴清源的“平常心”,正是对我们人生棋局“平常心”的指引。

■王长青

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和军事活动。榆林红石峡在明代是重要的军事要塞,许多将领在那里题壁留念,记录了当时的战功和历史事件;云台山红石峡则因优美的自然风光,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题刻,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。

我在云台山红石峡足足待了一整个下午,流连忘返,在溪流边、深潭旁逗留。某个时刻,我闭上双眼,屏蔽了周围的人流,想象着那些红色的石头化作了一束束光线,然后严严实实地包围着我,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和感受?

那个时刻,我突然想起了波斯诗人赛依伯的诗歌《喀布尔》,用“一千个太阳”的夸张意象,用让人睁不开眼的夺目的太阳,来形容阿富汗女性的光芒。我想,移植到这里,用来形容云台山红石峡这些铺满峡谷的红色的石头,这些石头发出的奇妙的光芒,一点儿也不违和。

我在云台山的红石峡溪流边,已经计划好了来年的行程,一定要去陕西榆林,看看榆林的那处红石峡,再看一次这样的灿烂千阳……

## 人生是一场修行

人到中年,甘苦自知,渐渐开始接受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无能为力,开始正视松动的牙缝、稀疏的额发、日渐衰退的体力和精神,开始学会接受职业的繁琐复杂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压力。回首过往,念去去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,无数的冲动、热情、激越、打拼渐渐从顶峰缓慢退潮,眼看着自己慢慢向坡下缓行,眼前的日子慢了,缓了,一步一步,深一脚浅一脚,走着,不管路是急是缓,是直是弯,心波不再大起大落,越来越平和畅然。

人生有无数种可能,如诗,如歌,如梦,似幻,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才能真正让自己安静下来,波澜不惊。又需要经过多少刀光剑影、生离死别,才能恬淡一生。生而为人,哭着来到人世,总是焦灼而又疼痛,遗憾而又纠结,却很少有含笑而去、决绝痛快的潇洒。在漫长的历程中,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生长痛,得到或失去如走马灯转瞬即逝,痛过了,才懂了,这就是生活的味道。人生如棋局,风起云涌,却也韵味无穷;棋局如人生,万般变化,不离其宗。

## 灿烂千阳

来到云台山红石峡景区,入口处有一座桥,桥下目力所及的那个峡谷,就是号称华夏第一奇峡——红石峡了。

我们是在盛夏来到这里的,但是站在桥上,一点儿也不感到炎热。桥下人流汹涌,人流紧贴着水流,时而融为一体,时而若隐若现,那些个泉、瀑、溪、潭,也是朦胧诗一般地衬托着,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一幅仙气十足、灵气十足的水画,动人心魄,沁人心脾。

据介绍,红石主要由紫红色石英砂岩构成,岩石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。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史中,铁元素经过长期氧化,形成了红色氧化物,从而使岩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。由于铁质成分含量不均匀,砂岩的颜色深浅程度也有所不同,构成了造型优美的各种图案。全国有红石且形成峡谷的景区有两个,一个是云台山这里,一个在陕西榆林。

云台山的红石形成于12亿年前的震旦纪时期,当时该地区处于滨海沙滩环境,随着海平面的升降,形成了富含铁质的石英砂岩沉积层。后来,由于地壳运动和造山作用,海洋逐渐抬升为高山,这些沉积层

被抬升、扭曲、断裂,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红石峡峡谷景观。

云台山红石峡全长2000米,峡谷深藏于地下68米。她集秀、幽、雄、险于一身,融泉、瀑、溪、潭于一谷,这里外旷内幽,奇景深藏,两岸峭壁山石秀丽,仿佛鬼斧神工雕凿而成的巨大盆景,享有“盆景峡谷”的美誉。那些红石峭壁高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,崖壁垂直陡峭,红色的岩石与碧绿的潭水、清澈的溪流相互映衬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,被誉为“自然界山水精品长廊”。

我们沿着峡谷内的栈道漫步,近距离欣赏红石的壮丽景色,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;观赏瀑布、溪流、潭水等景观,体验“一步一景”的奇妙感受。峡谷深邃幽长,最窄处仅数米,最宽处可达数十米,谷底巨石累累,溪潭珠连,空旷深邃,变幻莫测。有人盛赞红石峡是“缩小了的山水世界,扩大了的艺术盆景”,是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丹霞地貌峡谷奇观,确实不假。

红石峡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宝库,也是书法艺术的殿堂。陕西榆林红石峡的崖壁上保存大量摩崖石刻。红石峡还见证了多

## 路之卫

■雷亚飞

我记忆中的第一条路,是故乡的泥泞小径。

那时年幼,天未亮透便要起身,蹬一双破旧的胶鞋,踩进被夜雨泡得松软的土路。路的两旁是稻田,晨雾弥漫,稻叶上的露水沉甸甸的,偶尔滴落颈间,激起一阵寒颤。泥浆从鞋帮四周挤出,每一步都需将脚从大地贪婪的吮吸中拔起,发出“扑扑”的轻响。书包在背后晃荡,里面装着母亲塞进的冷馒头与课本。那时不懂何为路,只知前方是小学,后方是炊烟,而脚下,是必须用力才能蹚过的、黏稠的春天。

后来,通往市中学的路铺了沥青。读初中时,脚下有了柏油马路。夏日烈日炙烤,路面竟会微微发软,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陌生而浓郁的气味,大人们称之为“现代化”。自行车轮碾过,不再有泥泞纠缠,只有平稳的沙声。路旁竖起了电线杆,世界仿佛被这条乌黑发亮、笔直向前的带子陡然加速。我与同伴们飞驰其上,风声过耳,只觉得前程大抵如此——平坦、迅捷,且方向分明。

再后来,负重远行读高中,脚下的路变成了坚硬平整的水泥道。车道线雪白,分隔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与车流。路变得复杂,有了明确的规则与界限。我于此路上学会了奔跑,也学会了眺望。远方大学的轮廓与更辽阔的世界,似乎都沿着这条水泥脉络延展而出。路成了希望的具象,虽冰冷,却承载着滚烫的梦。

而后,一身橄榄绿取代了校服。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,手中的钢枪与脚下的路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。我们巡逻的路,是边疆的巡逻道,是崎岖山脊,是茫茫雪原,是无人区的车辙,是辽阔的海岸线。它们不再关乎个人前程,而是国家的脉络。我守护的,是钢铁运输线的畅通,是抢险救灾时生命通道的无阻。我懂得了,路是国之神器,是生命线,是尊严所系。我所站立之处,便是路之不可侵犯的界碑。

如今,我身着另一种制服,成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的一员。角色转换,守护未变。手中的执法记录仪,脚下丈量的四通八达的公路,都是新的“钢枪”。我审视每一条公路、每一座桥梁的荷载,拆除非法广告牌、调查处置违法建筑物,宣讲路政知识、普及护路的重要性;打非治违,监管驾培维修与“两客一危”,守护城市文明的窗口;超限超载的稽查、大件运输的护航、出行方向的指引、旅途安全的保障……我与飞尘为伴,顶着严寒酷暑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所守护的,已不单是物理意义上的通达,更是运行其上的秩序、安全与效率。

昔日的泥泞小径、沥青路、水泥路,与当下的柏油路、钢轨、航道,在生命里重叠交响。我从一个行路人,成了一名“爱”路者。

夕阳西下,我常会驻足于新修的芳世湾大桥。桥下江水奔流,桥上车灯如河。我看见孩童们背着书包奔跑在平整的村道上,看见满载希望的农产品驶向都市,看见游子乘“复兴号”归家时车窗里的灯火通明。

这条路,从田埂延伸至云端,从个人的求索铺展至民族的复兴。而我,曾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小小行者,如今是它忠诚的卫士。我的爱路护路,从未抽象,它就在我笔直的脊梁里,在我审视规章的严谨中,在我守护的每一寸道路的平安之上。

路在延伸,卫路之心,永系于此。